

# 「列寧主義」革命五十年

尹慶耀

「列寧主義」是經過列寧「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一般稱為馬列主義，亦即共產主義。這裏使用「列寧主義」字樣，是因為本文內容，乃對蘇俄十月革命，及此後五十年來共黨的世界革命，作一番檢討，而不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共產主義運動所作的努力在內，故逕稱之為「列寧主義」革命。

列寧經過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指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他的繼承者又發展成為「社會主義世界體系」，使共產主義有了實驗的場地；他建立了絕對集權的布爾什維克黨，又根據這個黨的組織原則，建立了共產國際，使世界革命的隊伍有了統一的領導核心。對共產黨人說來，這是一種貢獻。

列寧主義革命經歷了五十年的行程，在蘇俄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體系內，充分暴露了共產主義的缺點；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乃至開發中地區，完全揭穿了共產黨的本來面目。現在，共產制度遭遇困難，國際共黨呈現分裂。在自由世界，誰還願意去嘗蘇俄等等所嘗過的苦果？共產主義已失去了魔力。對世界人類來說，這也可說是一種貢獻，使他們及早覺醒，免受馬克思學說的荼毒。但這種貢獻，却是與列寧主義革命的動機剛剛相反的結果。

## 一 俄共沒有推翻沙皇制度

列寧和他的黨，并未推翻沙皇制度，他推翻的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軍事上的失敗與國內的貧困，更增加了人民對沙皇專制壓迫的不滿，於是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終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被迫退位。由貴族李沃夫（Lyov）親王和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組織臨時政府，宣布了出版、集會結社和罷工等自由的權利。

在「二月革命」（爆發於俄曆二月）當時，布爾什維克的首腦份子，一個都不在聖彼得堡（二月革命後改稱彼得格勒，即今之列寧格勒）。列寧、季諾維也夫（Grigori Zinoviev）、布哈林（Nicolai I. Bukharin）等流亡海外，卡米涅夫（Lev B. Kamenev）和史達林充軍在西伯利亞，臨時政府釋放政治犯時才重獲自由。而當時還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托洛茨基（L. D. Trotsky.），於二月革命爆發時離美，先被拘於加拿大，再被拘於倫敦，是臨時政府對英施壓力，他才得返彼得格勒。至於列寧本人，是搭乘德國政府和德國大本營為他特備的密封火車，於四月十六日返俄。他還接受了德國大量金錢，那對他以後的「革命」大有影響。因此有人指他為德國間諜。不論這項指摘是否真實，但列寧和他的黨並沒有推翻過沙皇制度，却是千真萬確。後來俄共宣傳二月革命是以莫洛托夫（V. M. Molotov）為首的中央委員會俄國中央局領導起義，純屬捏造，事實上布爾什維克的區委會當時是反對罷工的。

臨時政府承繼了沙皇時代的一切困難，乃授列寧以可乘之機。但當時布爾什維克內部，也有溫和派與急進派之分。溫和派堅持擁護臨時政府，急進派則主張不僅反對建，還要反資本主義。史達林是騎牆派，不過他在四月十日的黨會議席上，也主張擁護臨時政府，甚至願與孟什維克的左翼合作。至於卡米涅夫，則在「真理報」發表文章，主張保衛祖國，要求俄國士兵：以鎗彈對鎗彈，以射擊對射擊，頑強地死守陣地。這時候，列寧率領季諾維也

夫等由國外返抵彼得格勒，他在裝甲車上演說稱：「我們所希望的不是議會主義的共和國或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我們所要求的唯一的東西，是代表工、兵、農的蘇維埃獨裁。……立刻停止戰爭，把槍口對準布爾喬亞！」（註一）

列寧向臨時政府宣了戰，但七月暴動失敗，他不得不又逃往芬蘭。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列寧的革命終於成功了。那是得力於一直是蘇維埃領導者的托洛茨基的合作，而非布爾什維克本身的力量。因為就在當晚舉行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時，布爾什維克仍未佔到多數。

在二月革命前夕，布爾什維克的黨員不足四萬人。當時列寧在瑞士工人面前說：老一代人生前見不到歐洲（包括俄國）到臨革命的決戰，希望下一代人會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勝利（註二）。他說過這話六週後，沙皇制度即行崩潰。

十月革命的勝利，同樣出乎列寧的意料之外。托洛茨基在「我的生活」一書中，記載勝利當晚的情景說：「列寧機警的眼光，注視我疲乏的臉孔。他懷疑地說：『你知道，這麼急劇地由被壓迫的和地下的生活轉到政權的地位……』，他在找尋詞彙，後來突然用德語說——『勝利衝昏了頭腦』——」。

混亂、貧困、絕望……的背景，使布爾什維克獲得意外的勝利。而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才與布爾什維克合作、同月末社會民主黨（註三）第六次大會才當選中委、後來被史達林的特務刺殺於墨西哥、直到現在還被視為叛逆的托洛茨基，才是布爾什維克獲取政權的第一號功臣。

蘇俄所着意宣傳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其實情不過如此。

## 二 俄國人民不信任布爾什維克

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限於事實困難，曾數度延擱立憲會議的選舉，這投列寧以攻擊的口實，他宣稱一旦布爾什維克獲取政權，即儘速召開立憲會議。但他的革命成功後，却同樣想延擱它。經過托洛茨基的催促，選舉終於舉行，在三、六〇〇萬總選票中，布爾什維克獲九〇〇萬票，而社會革命黨却獲得約二、一〇〇萬票；在七〇七個議席中，後者獲三七〇席，而布爾什

維克僅得一七五席。這證明了俄國人民並不擁護布爾什維克。於是立憲會議集會之前，列寧逮捕了監選委員和反對黨領袖，宣佈立憲民主黨（當時獲一七議席）非法。但議員們不願種種威脅，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照常開會，且在共黨軍隊監視下，仍給布爾什維克以不信任投票。於是列寧下令解散立憲會議，當晚托洛茨基派兵驅散各議員，第二天又用機關槍堵住了會場的入口。為此，列寧的朋友俄國文豪高爾基（Maxim Gorky）為文抗議說：「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所憧憬的就是這個立憲會議，認為它是使俄國民主人士得以自由表達意志的一種政治組織。……為了這神聖的理想已經血流成河。現在這個目標總算達到了，全國民主人士也正為此歡欣鼓舞，想不到『人民委員』却下令開槍！……我要請問『人民委員』……他們是否知道他們正在摧殘俄國的民主，破壞革命的勝利成果？」

對此，列寧答覆說：「諸位先生，這絕對不是俄國不俄國的問題。我唾棄俄國。……這僅僅是邁向世界革命歷程中的一個階段而已。」（註四）早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初，言論自由即立被取消。十二月間，除俄共本身報紙、高爾基的「新生活」和社會革命黨的報紙「Dolja Naroda」，都被禁止。十二月二十日，「鎮壓反革命非常委員會」成立，那就是有名的「契卡」（Cheka），它是後來「格柏烏」以及現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身。

列寧說：「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他獲得政權後就建立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他說：「簡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而以強力為倚據，並得到被剝削勞動羣衆底同情和擁護。」（註五）

勞動羣衆擁護布爾什維克嗎？一九二二年二月，彼得格勒工人因配糧減少而掀起罷工浪潮。三月間彼得格勒附近克羅斯塔（Kronstadt）的海軍，要求實行祕密投票的新選舉，和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并取消對買賣及農民牲畜頭數的限制，恢復手工匠和小工業的自由等等，且叫出「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口號。他們得到的回答，是在托洛茨基命令和杜哈切夫斯基（M. N. Tukhachevsky）指揮下的空軍轟炸、岸砲攻擊和機關槍掃射，以至全軍覆沒。

本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國家看作階級壓迫的工具，無產階級應該奪取

政權，把自己變為統治階級。但這只是一種暫時的過渡形態，這種階級政權會隨着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列寧把它發展成爲恐怖的專政，史達林更加以歪曲。在一九三〇年，史達林寫道：「我們贊成國家的萎謝。可是我們同時也贊成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因爲它是歷來最有力最強大的統治力量。爲了準備政府權力萎謝的條件，政府權力必須先達到最高峯，這便是馬克思的公式。這是不是有點『矛盾』？是的，這是『矛盾』。然而這矛盾就是實生活，而且完全合乎馬克思的辯證法。」（註六）

十月革命的意義，就是推翻了一個民主政府，而成立一近代史上最爲殘酷暴戾的專政體制，把社會、文化、經濟等等，都嚴密控制在這種集權統治之下。

### 三 第三國際的是非功過

依照俄共的說法：「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註七）這是說，世界革命將以蘇俄爲榜樣，以莫斯科爲後援及司令台。其實，在十月革命當時，列寧是認爲歐洲的工業國家，會跟着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也只有如此，他的蘇維埃政府才得鞏固。

爲了進行世界革命，列寧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第三國際，亦即共產國際。當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七日，第三國際舉行第二次大會時，共黨在德國、匈牙利、波蘭等國的革命已告失敗，歐洲的革命情緒逐漸冷卻，第三國際也就試圖指導國際共黨的活動。一九二一年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效地歸第三國際指揮。因爲各國共黨活動份子在国内不能立足，紛紛流亡到莫斯科，於是一九二四年時，這個運動轉歸俄共領導。一九二七年以後，則歸史達林個人掌握，他成爲「世界革命的最高領袖」。

第三國際的組織，自始就排除一切民主的精神與形式。其第二次大會提出的加入第三國際的二十一條，充分發揮了布爾什維克型中央集權的領導原則，擁有支配其支部的絕對權力。它與第一、第二國際不同，是一個真正具有嚴格意義的國際中心。

第三國際的支部（各國共黨）必須嚴格而忠實地執行國際的政策與決議，甚至人事方面，國際也有權干預。二十一條中的第十四條，規定各國共黨

必須無條件保衛蘇俄。而各國共黨首領與幹部，既多在莫斯科受蘇俄的培養與訓練，其黨的組織也因接受國際實則是蘇俄的經濟支援而成爲「盧布黨」。因此，第三國際後來變成蘇俄對外政策的工具，它們的活動常常違反其本國的利益而充當蘇俄的第五縱隊。史達林對各支部人事有任免甚至生殺予奪之權，不少共黨領導人在俄國遭受整肅。他且於一九三八年透過第三國際，硬指當時的波蘭共黨爲外國間諜的巢穴，全部予以解散，將身在莫斯科的波共首腦逮捕處刑。

從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散，第三國際在四分之一世紀中，其主要任務在對第二國際徹底攻擊，它把最大力量集中在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鬥爭上，其政策的出發點，又常以蘇俄的外交利害爲轉移，事實上有害於各國的工人運動，也不利於各國共黨在其本國內的發展。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月間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宣佈「人民陣線」策略，這個口號爲共產主義運動爭得它從未有過的聲望。但是，各國共黨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及民主主義者的合作，是缺乏誠意的。而外有法西斯勢力的高張，內有俄共一九三七、三八大年的大整肅，且波及到各國共黨，使得「人民陣線」實際上收效不宏。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協定成立，蘇俄的外交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第三國際的「人民陣線」壽終，各國共黨奉命須爲希特勒的侵略作辯護，而斥責其本國對軸心國作戰的努力爲帝國主義。當時法共直到德蘇協定簽訂之日，還在以站在愛國的反軸心帝國主義的最前線自豪，現在却必須突然集中其憎惡於波蘭的地主身上，爲蘇俄佔領波蘭東部找藉口，並煽動和希特勒建立和平。一九四〇年法國在德國的閃雷戰爭下覆亡，同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共竟呈請巴黎德軍宣傳部，要求准許其機關報「人道報」合法出版，且自稱爲法國唯一的堅決地反對對德作戰的政黨。類此的可恥態度，當然會失盡人心，使各國共黨幾瀕毀滅。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大軍入俄，德蘇戰爭爆發，歐洲各被佔領國家的共黨也奉令在其國內組織抵抗運動。它們不惜付出可怕的犧牲，以牽掣德軍，而減少其對蘇俄的壓力。各國共黨突然以民族英雄的姿態出現，就在其本國獲得不少同情，甚且獲得西方的精神與物質援助，被認爲一種

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它們却利用此一形勢，藉統戰策略，吞噬其他政黨而騎劫其羣衆，對原有地下抗德勢力或則篡奪其領導權，或則藉敵人之力量予以消滅（如波蘭），最後則在蘇俄的坦克掩護下，在東歐和部分亞洲國家成立了「人民民主政權」。

在大戰期間，史達林爲了爭取西方的援助，以抵抗希特勒，於一九四三年五月，未經「合法」程序而解散了第三國際。二十二日「真理報」揭載了很長的解散宣言，大意是說：「各個國家的共產黨及其領導幹部的長成和政治上的成熟，同時在戰爭中，有若干支部提出解散共產國際的問題，更由於世界戰爭的情況下，無法召開國際大會，乃由其本身提出下列建議，交由各支部批准，解散作爲國際勞工運動的指導中心的共產國際。」（註八）

第三國際解散後，史達林以個人權威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次大戰後，於一九四七年秋成立的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并不包括全部國際共黨，且一九四八年六月開除南共後，情報局也就沒有什麼活動。因爲狄托的反叛損傷了史達林的權威，使史達林在東歐掀起血腥整肅，但沒整掉那裏的民族主義，而狄托本人更屹立不搖。

黑魯曉夫會以世界共黨國際會議，代替有形的國際組織。但自一九六一年他排斥了阿共和匪俄衝突激化以後，這種國際會議迄今不能舉行。而已故義共領袖陶里亞蒂的「多中心主義」，波共的「無中心」論調，則頗受歡迎。黑魯曉夫會強行規定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預備會議，以籌備國際會議的召開，共匪則堅決反對。此項預備會議因應邀的二十五國共黨中，僅十四個應允出席，以致無法召開，而黑魯曉夫則於同年十月垮台。

蘇俄新政權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十九國共黨「協商會見」，並於公報中聲稱要「積極和全面籌備、和在適當時期舉行新的國際會議」。此後即利用雙邊及多邊會晤積極活動，并乘共匪「文革」中的孤立形勢，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保共及匈共大會中，發出召開新的國際會議的試探，但反應不佳。一九六七年四月，俄共想利用在捷克舉行的歐洲共黨會議，團結歐洲共黨，爲將來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預佈棋子。但在全歐洲的三十一個共黨中，竟有六個拒絕與會，而共產國家中的南、羅、阿共之不參加，更給蘇俄以重大打擊。同年七月底起，拉丁美洲共黨在哈瓦那舉行拉丁美洲團結會議時，會中呈現分裂跡象，而古巴則抨擊蘇俄的政策路線。

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共匪即在其「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曾經存在過對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實行集中領導的共產國際。……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指出，『既然各個國家的內部情況和國際形勢已經變得更加複雜，那末，要由某個國際中心來解決每個個別國家的工人運動的各種問題，是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的』。歷史表明，這個決定是符合實際的，正確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是羅共成立四十五週年紀念，先一日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 Ceausescu)發表演說，回溯到一九二〇年起，對第三國際痛加批評。他指責：①第三國際把完全不了解羅馬尼亞人民生活與心理的外國人，派充羅共總書記；使羅共機械地採用在外國擬定而完全無視羅馬尼亞政治、社會、經濟現實的綱領，致使革命鬥爭受到損害。②第三國際戰術指導錯誤，使共黨將社會民主黨及獨立社會黨，都視爲支配階級的御用機關，妨害了統一勞動戰線的組成；對部分資產階級政黨內的左翼民主集團，無差別地加以法西斯的帽子，有害於反法西斯的團結鬥爭。當羅共掀起的反納粹運動高漲時，第三國際却於一九四〇年下令，要羅共停止反希特勒運動，放棄其保衛祖國的立場，使得很多政治集團和廣大的社會階層，都對羅共疏遠，對人民抵抗法西斯與德國侵略的活動，給以重大的不良影響。③由於第三國際的指示，羅共第三、四、五次大會的文件、決議中，錯誤地把羅馬尼亞規定爲「在佔了一部分外國領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典型的多民族國家」。他暗示那是日後蘇俄割佔羅馬尼亞領土的張本。在演說的末尾，他更明確地說：「現在世界上有將近九十個共產黨，在各種各樣的情勢中生活與鬥爭，決不可能由一個國際中心來指導其活動」。此後，同樣的話，齊奧塞斯庫反覆說過若干遍。但這不限於羅共，而是很多共黨的共同態度。

預定今年十一月舉行大會的英共，一方面斥責史達林主義，一方面開除親共匪的黨員。而附庸國家共黨中，最時髦的話是：「走自己的路！」

#### 四 列寧主義革命證明了什麼

正如同蘇俄革命時的「和平、土地、麵包」等口號一樣，列寧主義的革

命很少直接用共產主義來從事煽動，却經常在利用共產主義者所反對和嘲諷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為號召，并更多地借用馬克思所輕視的農民的力量。

首先，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文裏，主張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當領導或參加領導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後立即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史達林解釋說：「……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註九）

史達林在闡釋列寧主義時又說：「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却是與此完全相反的結果。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結果：……，是使它（資產階級）喪失了基本的後備力量，即喪失了農民。」（註一〇）這樣，自從俄國革命以後，農民就變成無產階級的後備力量和同盟者。

一九一六年春，列寧寫成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強調了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意義。他所預期的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并未跟隨俄國十月革命而實現，之後，他更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方。正如中共所說的：「列寧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這個口號，促進了西方各國的工人運動同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鬥爭。」（註一一）

以上是列寧主義革命的幾項特色，而目前共黨仍在以民族民主革命、社會進步、土地改革等等為號召，以工農聯盟、統一戰線等為形式，來掩護其無產階級革命的進行。但也正因其是如此，就發生了革命策略與領導權之爭。

本來，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倡導共產主義革命，是寄望於英、法以及德、奧，在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表時，甚至還沒提到俄國（註一二）。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到成熟的最高階段，它才會由於內部矛盾而必然崩潰，那才是無產階級起而革命的時機。而這種革命首先在俄國實現，實際上推翻了馬恩的革命理論。為了對此一事實加以勉強的解釋，史達林說：「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戰線首先在那裏，會在那個國家裏被衝

破呢？從前，一般人通常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份較多的地方。不，——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并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等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衝破資本戰線的國家，也許會是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註一三）

在蘇俄十月革命之後，第一個在蘇俄魔爪下赤化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是遊牧社會的外蒙。第二次大戰後，在蘇俄壓迫下赤化的國家，除了捷克和東德以外，也都不能稱為「一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於是，北越共黨出版的「宣訓」雜誌，在其一九六四年四月號上，摘要發表了北越「人民報」總編輯黃松，在「越南幹部學習越南勞動黨九中全會決議」的會議上的講話，其中說：「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實踐的豐富經驗使我們得出下列結論：一、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薄弱環節相繼取得勝利，在資本主義發展緩慢或落後的農業國家中取得勝利，而還不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中心，革命很難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的農村地區相繼取得勝利，在這裏，工人階級可以依靠巨大的同盟——農民。……顯然，革命不是首先在西歐和北美，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資本強固的環節的方向爆發，而是在薄弱的環節、在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農村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爆發。」（註一四）

這本是中共的論調。但既然革命要在作為世界農村的亞、非、拉丁美洲爆發，那末亞、非、拉丁美洲就是當前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應該應用聯合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人民戰爭」，來推動世界革命，因之，這項戰爭也就應該由「人民戰爭」的創始者毛澤東來領導了。

中共說：「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來看，由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個或者那個國家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曾經是在運動的前列。」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英國的工聯運動和法國的工人政治鬥爭，曾先後處於各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恩格斯說過：「現在德國工人是處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二十世紀

初，俄國工人處於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前列。」（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說過：「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在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俄國手中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紀各個不同的時期中會先後掌握在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手中一樣。」）（註一五）

據我們所知，史達林也會寫過：「現在全世界都承認，革命運動的中心已經從西歐移到俄國來了。世界各國的革命者都滿懷希望地注視着蘇聯，把它看做全世界勞動人民解放鬥爭的策源地，承認它是自己唯一的祖國。」（註一六）但在今天的毛澤東看來，人民革命的策源地應該是中共盤踞下中國大陸，人民戰爭司令台應該是北平，所謂領導權應該由俄共移到中共之手了。因此它說：「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這個口號教育和鼓舞了全世界的無產者，促進了各國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聯合鬥爭。……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業，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這個口號，促進了西方各國的工人運動同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毛澤東同志根據國際階級關係和力量對比的新變化，提出了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口號。這個統一戰線，以國際無產階級的聯合為核心，以國際無產階級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為基礎。……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世界革命所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思想。」（註一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思想又成為「……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註一八）

如此說來，馬恩、列、毛都各代表着一個時期，今天就應該是毛澤東「人民」革命的時代了，這真是對俄共領導權的一大挑戰。

## 五 一些簡單的總結

列寧主義革命五十年，證明根據辯證法則指出資本主義會由成熟到衰亡，由其內部危機而必然崩潰的理論是落空了，資本主義制度在不斷改進中獲得不斷發展。共產主義却向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國家、世界農村地區去尋找

空隙，這是對馬克思的一大諷刺。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真理報」社論「社會主義國家至高的國際義務」一文裏指出，幾十年來資產階級把社會主義宣傳成一種壓制個人自由和創造性的制度，為生產而生產，為國家利益而犧牲人民的物質生活。西方很多工人都成為這種思想的俘虜，因之必須以實際行動加以反駁。

「真理報」所謂實際行動，就是「全民國家全民黨」和經濟競賽、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然而，前者固然是宣傳性而非政策性，後者也是技術性而非制度性的。事實上，就在共產集團內，蘇俄的政治也是最專制的，其人民生活則在東德、捷克、南斯拉夫之後而位居第四。與自由世界相比，一九六六年蘇俄全國總生產為三、三〇〇億美元，不足美國之半數（美國為七、四〇〇億美元）（註一九），而蘇俄的人口却多於美國。再則，蘇俄是把國民所得的大部分集中在政府之手，用之於國內投資，并與美國從事核武器及太空競賽。這就必然會影響到人民生活。

經過列寧主義的五十年革命，世人更清楚了解到共產主義的真相面目。

過去，蘇俄確曾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司令台，現今它的一元領導權業已崩潰，甚至世界共黨會議的召開，雖非絕對不可能，但却是困難重重。而很多國家的共黨中，已有親匪派系，甚或另組新黨。這正如同西班牙共黨總書記聖地亞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所說：「不管國際會議開與不開，但國際共黨「業已分裂」。

在匪俄鬥爭的過程中，各附庸國家乘機抬頭，認為「這是我們出頭的日子了」。它們再不肯甘於附庸的地位。蘇俄在政治上、黨務上，都不再能對它們任意發號施令。而所謂蘇俄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却在「經濟改革」中被根本否定。捷克經濟學家塞爾基說：「和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同時，我們也接受了『計劃崇拜』。現今計劃經濟及其領導方式，業已動脈硬化，在現實情況下非常不合理」。各國共黨多把經濟停滯的罪過，歸咎史達林的制度，那不就是攻擊蘇俄？

一九三六年時，布哈林曾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文章稱：「在無產階級國家之間，任何現實和關係的衝突」，都不會發生。十年之後，東歐的共產國家出現了。再過上二十年——一九六六年初，研究羅馬尼亞問題的專家喬治·葛羅斯在「共產主義問題」雜誌上為文稱：「未來的湯因比（A.J.）

Toynebe) 回顧一九六〇年代，他會得到一項結論說，現在這十年間的重點，是蘇維埃帝國的解體。蘇聯對東歐的統治，正逐漸崩潰，此一趨勢今後無疑仍將繼續」。其實不僅東歐已桀驁不馴，北韓的金日成，也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經由其「中央通訊社」發表文章，公言「我們反對藉口和平而與帝國主義無原則的妥協」，這是抨擊蘇俄的和平共存。但他又說：「只是嘴裏空談反對帝國主義，但在行動方面又不敢和帝國主義鬥爭，這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這當然是抨擊中共了。

匪俄都把革命希望寄托於亞、非、拉丁美洲，却在互爭領導權。中共在那裏高叫「反帝反殖」，但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恩來訪問坦桑時，那裏的「東非標準報」就告訴他：「要知道，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今天在非洲這片土地上，已像渡渡鳥一樣絕跡了。」蘇俄的作法，是利用經援貿易，把新興國家誘引上社會主義道路。但一九六五年四月，肯亞政府發表政策聲明「非洲社會主義及其在肯亞的施展計劃」中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及政府對商業不加干涉的早期資本主義，皆無法適用於工業社會……資本主義並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發展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事實上却是向着馬克思可能也會讚賞的方向發展……今天的問題不再是一百年前的問題。非洲的社會主義是要成爲一種在現代社會中行得通的制度，並且要有充份的準備使其適應改變中的環境及新的問題」。(註二〇)這是說非洲要實行社會主義，但不是馬克思的更正確的說不是列寧的社會主義。而目前，匪俄雙方都在亞、非、拉丁美洲不斷遭遇失敗。

共產黨人是注重「總結」的，以上就是列寧主義革命五十年的一些「總結」。

註一：轉引自木下廣居著「蘇俄政治史話」，四三—四四頁。

註二：一九一七年一月，列寧在蘇黎士青年工人大會上作「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報告」時說：「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活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那個時候了。但是我認爲，我能够滿懷信心地表示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現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們，不僅會幸運地參加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而且會在這個革命中取得勝利」。中共譯本「列寧全集」第二三卷二五九頁。

註三：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雖早於一九〇三年即已分裂，然當時仍同

爲社會民主黨。

註四：高爾基及列寧的話，俱見明華書局版戴潮聲譯，利却·克特欽編：「甚麼是共產主義？」三〇頁。

註五：列寧著「國家與革命」。

註六：同註四，五二頁。

註七：史達林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註八：轉引自中共「春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新名詞辭典」：「第

三國際解散事件」條摘要文。

註九：史達林著「論列寧主義基礎」。

註一〇：同右。

註一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及「紅旗」編輯部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

註一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八二年俄文版序言裏說：「這兒就沒有俄國與美國。那時，俄國正是全歐洲反動底最後的最巨大的後備軍」。

註一三：同註九。

註一四：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北平大公報」會予轉載。

註一五：以上所引，俱見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報」：「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註一六：史達林「致傑米揚·別德內依同志」。中共一九五六年版「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一三卷二四頁。

註一七：同註一一。

註一八：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思想萬歲——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五週年」。

註一九：前美駐蘇大使柯勒(Foy D. Kohler)作：「轉變中的共產世界」。

註二〇：轉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今日世界」第三六九期。

本文主要參考書(文中未註明者)：

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共產主義白皮書」。

鄭學稼譯佐爾格·萬·盧赫著「蘇維埃俄羅斯史」。

穆駿譯休·賽頓瓦特孫著「共產主義發展史」。